



容齋題跋

洪邁撰

容齋題跋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容齋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祕閣書目

跋易舉正

跋孔安國尚書註

跋韓嬰詩外傳

跋白虎通德論

跋方言

跋說文解字

跋資治通鑑

跋真宗實錄

跋汲冢周書

跋大唐說纂

跋開元天寶遺事

跋續會要

跋蔣魏公逸史

跋皇朝百族譜

跋列子

跋尹子

跋隨巢子胡非子

跋戰國策

跋范子計然

跋意林

跋續樹萱錄

跋雲仙散錄

跋孔氏野史

跋後山談叢

跋漢志雜占十八家

跋漢志兵技考

跋冊府元龜

跋晉代名臣文集

跋許昌集

跋駱賓王集

跋元子

跋皇甫持正集

跋張鶩龍筋鳳髓判

跋文與可丹淵集

卷之二

跋歐陽率更帖

跋蔡君謨帖

跋蔡君謨帖語

蔡君謨書碑

顏魯公帖

趙德甫金石錄

跋黃魯直詩

跋白樂天詩

又

跋歐陽公牡丹釋名

跋韋蘇州集

跋李頎詩

跋杜甫詩

跋張祐詩

跋李益盧綸詩

跋王夔杜鵬

跋徐凝詩

跋梅花詩

跋司空表聖詩

跋黃魯直詩

跋俞似詩

跋吳激小詞

跋東坡詩

跋李陵詩

跋張文潛詩

容齋題跋卷之一

宋 鄒陽洪邁景廬 撰

明 海隅毛晉子晉 訂

跋祕閣書目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空其
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
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竝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
賦又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
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
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
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跋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
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比較今世流行
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
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

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竝依定本舉
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
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
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
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行書
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註義
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
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
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
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
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魚註云
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
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
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
賢註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

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
 震象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也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
 善風俗註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
 今文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
 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
 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
 已止也 註陽已上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
 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
 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
 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中又脫懼
 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雜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
 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
 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跋孔安國尚書註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
 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
 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開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
 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
 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於
 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
 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
 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
 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

跋韓嬰詩外傳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
 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
 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
 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

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跋白虎通德論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況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

汝頰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跋說文解字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章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麤乎土為草木麤乎地服牛乘馬為輶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駘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助乃殂窠音宰三苗又闡闡升雲半有半無徧有爪而不敢以搯及以相陵懣維縑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禱既禱新臺有泚為有泚焉得諼草為安得蕓草論語荷蕢而荷史襄妻為話衣又有駘予之足二句孟子源源而來為源源接浙為澆浙竟其兩反左傳有涼為牝涼莖夷為登音發夷國語乾讀未也

脫飯不及壺餐為旣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跋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屬

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
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郭至
次卷首莊宗方殂路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
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
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
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
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
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宣都文成王穆
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
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蕞乃不書及書漢章帝
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
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
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
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
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
皆可省也

跋真宗實錄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僊鬼竈方
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之
間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
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其宗上僊王沂公懼
貽譏後世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
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之鶴惟恐不
詳遂爲信史之累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跋汲冢周書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
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
大白商二女旣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
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截
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
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旣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

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
 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
 犀十有三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熊百十
 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麝五十
 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懸國九十有九國
 獸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
 註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載如此蓋大
 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
 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
 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
 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
 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崛以肅慎為稷慎獫狁
 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夷為且
 旣梁樓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敘穢人前見若
 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 獸名 弊身人首脂
 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

東南夷曰氐乘黃乘黃者似騏肯有兩角東越海
 禽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首耳首耳者
 身若虎豹渠叟以敗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
 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甃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
 文翰者若臯雞康民以稗攻其實如李食之宏子
 北狄州糜費費其形人身枝腫自笑笑則上唇翕
 其目倉人都郭 亦北狄 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
 幹 亦北狄 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
 夷獾羊獾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
 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
 乘白州北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
 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
 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鯢鱉駘駘利
 劍正南以珠璣瑋瑋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 珠名 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駘駘良弓為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

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母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跋大唐說纂

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令王方慶曰朕夜夢饑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儲位新史載其說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跋開元天寶遺事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

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人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駁

跋續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

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凱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備務悉矯蔡京所為故一切罷之官吏皆散文書皆為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為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為煨燼吁可惜哉

跋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穎叔所著也多記當時典章文物之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帝始摺撫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為博文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大槩辨訂官制之訛誤也

跋皇朝百族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私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私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

同

跋列子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益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果可復到耶

跋尹子

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敢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宏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庸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跋隨巢子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有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皆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

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跋戰國策

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操莖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

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勝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者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投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跋范子計然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開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寶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作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

知故稱曰計然時邀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圖云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竝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跋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選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生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列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點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

知其名者

跋續樹萱錄

項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夫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憲風霜葉浚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中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蹙空

排嫩碧露桂梢寒掛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葢錄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諭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跋雲仙散錄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之類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劍州學刊散錄可毀

跋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草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

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房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鈞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卽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能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賦之流耳溫公自用麗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跋後山談叢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建議使行邊及丁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杜子美以撼祁公丁晉公以白金賂中使尼張垂崖不召與張垂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污攷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貽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跋漢志雜占十八家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二書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觥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觥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武王夢帝與九齡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于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跋漢志兵技考

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其書爲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剛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可復見矣

跋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草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合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郭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穰人之善竝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竝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華雜記明皇雜錄事

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取恐成蕪穢竝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旣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雖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鄒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助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川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跋晉代名臣文集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泰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

曰頭責子羽文極為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
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
以遺博雅君子文見五第
四卷其文九百餘言頗有東
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載神女
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鄉湛姓
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蓋見於此

跋許昌集

能晚唐人詩格調不甚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
荔枝詩折楊柳十詩序可見而所作皆無過人又
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
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
首詩自註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
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
高耳其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茂如
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
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

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
斜時可憐兩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
氣槩豈能所可髮髯哉

跋駱賓王集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
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
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
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
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
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
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
存者二十卷云

跋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

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以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容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誦誕其略云方國之僧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起臂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僧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僧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遘至云惡國之僧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僧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僧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與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跋皇甫持正集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

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楊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瀾風格殊無可悉也

跋張鸞龍筋風簡判

唐史稱張鸞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風簡判是也僉載紀事瓚尾槌裂且多蝶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跋文與可丹淵集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知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子嘗恨不

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
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成陽秦王家宮闈
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鈎加銅螭逐銀倪壓
屋鶯蟠峯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除春風動珠箔
鶯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
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
鏤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
意深入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
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
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
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理沒恨長入四條絃
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容齋題跋卷之一終

容齋題跋卷之二

跋歐陽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辭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且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摘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咎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襲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咎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踰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

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閣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跋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畱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踰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

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系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噫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因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曷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德之家于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

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敕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志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獻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兼鍾鼎鬲槃匱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

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好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余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畱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三日及連守兩郡竭俸人以事鈔槩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書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扎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

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書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書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凡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

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味鄉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筆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投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基本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亦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敘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跋黃魯直詩

徐陵爲鸞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鸞鸞黃魯直題

書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鸞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詩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跋白樂天詩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簫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註云菱谷紫紅皆小絨獲

名若然則紅紫二綉亦女奴也

又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纒貶江州司馬
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
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
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註云九
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
烹鄭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為
殖醢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
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
可見矣

跋歐陽公牡丹釋名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
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
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
牡丹詩但云一葉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

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
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
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論樂府有牡丹
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
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
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法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
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
把火看醉歸盤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
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
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
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
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
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跋韋蘇州集

葦蘇州集中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
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檮蒲局算
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
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
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
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俾發忽逢
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
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
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
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
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卽工
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
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跋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頌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
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

可及余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
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
算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
雨中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
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跋杜甫詩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
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
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
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鬢
花空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
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曠白居易髮鬢
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
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湓髮希那敢插茱萸
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
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跋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與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榜嘯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竿兒舞阿鶻湯雨零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茲之樂府也

跋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朝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二詩雖

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跋玉葉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葉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青魯直易爲山攀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僊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教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秦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跋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子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於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

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蕭聲絕三十六宮秋
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
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
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
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
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瘦無多去看到黃昏不
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
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
歸皆有情致空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
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跋梅花詩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
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
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
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且而橫乎
蔡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

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
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
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跋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
有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
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
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
閉幃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
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
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
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
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擾坡腹冬生笋松涼
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
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鷓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
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

韻午晴初五更懶悵迴孤枕白自殘燈照落花皆
可稱也

跋黃魯直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
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
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
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
是闕是補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
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墻實以
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淆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
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
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
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
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
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
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

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跋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
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
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梓稷
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墜圯猶能
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驍鷹飽一呼將
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
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
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跋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
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
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
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
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官

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
米元章壻也

跋東坡詩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
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
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
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
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米薇客遙知獨酌罷
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
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
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
坡公倣之曰山園故國空城在潮打西陵意未平
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
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
爾邪

跋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
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
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
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
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跋張文潛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窺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絳絕壁
下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
蕭灑美人爲黃土泥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與故物
獨石馬屢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
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算年在宛
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
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
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摹
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

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執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十三載障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櫂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論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題跋似屬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隻字自坡仙涪翁懸鐘樹幟一時無不效顰鄱陽洪容參升蘇黃之堂而嘖其哉者也恨未見其全集已卯秋從長干里獲其題跋二卷尾有輅庵吳氏印記載之隨筆所載互有異同予珍之不異木難遂與六一居士集古錄並付梓人嘗憶數年前眉公與予論題跋

一派惟宋人當家惜未有拈出示人者予目援容參自序云寬閑寂寞之濱窮膝樂時之暇時時提筆据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此獨非拈出示人者耶眉公點頭撫掌曰穢村今萃于子矣海隅毛晉識

容齋題跋卷之二



三十年五月五日

雲 雲 雲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跋題丘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083
114
2:43